

从风清气爽的蓝天浮出的第一朵亮丽的云彩,从灿烂的阳光均匀地穿透第一片绿叶,从第一只蜻蜓以美丽的舞姿在树间翩跹,夏就这样踏着重重的步伐来到。

按二十四节气,共有立夏、小满、芒种、夏至、小暑、大暑属于夏季。夏天是不能用某一个形容词来定义的,在夏天,所有的植物都拼命地疯长,树干粗壮,树叶长长密密;草也不甘示弱地越长越高。

夏天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季节,夏天是季节,也人生最壮烈的一站;夏天是季节,也是心情,是生命最火热的一次。人生不经过夏天这个季节,就会显得平淡而无味;生命不经过夏天这个季节,就会经不起风吹雨打。

见过这样的词语,生如夏花。也许它说的就是夏的灿烂,夏的辉煌,夏的富有吧——

## 一

如果你行走在槐树下,只要仰头察看,那槐树的枝头已绽放了黄白色的花瓣儿,沁出微微的清香。的确,春天还未来得及用花环打个句号,夏天就用滚滚的雷声另起一行了。农历四月是夏季的开始,其标志就是“立夏”。也叫“孟夏”“首夏”或“初夏”。它是反映季节变化的一个节令,每年阳历5月6日前后,太阳位于黄经45度时开始。明人《莲生八牋》一书中写有:“孟夏之日,天地始交,万物并秀”。这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,冬小麦扬花灌浆,油菜接近成熟,夏收作物年景基本定局。故农谚有“立夏看夏”之说。所以,我国古来很重视立夏节气。据记载,周朝时立夏这天,皇帝要率领文武百官到京城外的南郊迎夏,举行祭坛安帝,祝融的仪式,并指令司徒等官去各地勉励农民抓紧耕作。其时,迎夏的队伍穿的礼服,佩的玉,坐的马车和马,甚至于车上的旗帜都是红色的。这是因为按阴阳五行观念,夏是南方,属火,颜色为红。这也象征着炽热的夏天就要来临了。

在民间,虽然没有这样繁文缛礼,但也有不少名目的习俗:立夏当天,很多地方的人们用赤豆、黄豆、黑豆、青豆、绿豆等五色豆拌合白糯米煮成“立夏饭”。立夏吃蛋,也叫“立夏见三鲜”的尝新习俗,其中分为苋菜、蚕豆、蒜苗的“地三鲜”;樱桃、枇杷、杏子的“树三鲜”;鲥鱼、海鲈、河豚的“水三鲜”。此外立夏茶、斗鸡蛋、啖梅食茶、忌坐门楣等习俗。最为引人注目是家有女孩的一定要吃煮熟的带壳的豌豆。因为豌豆荚形如美目,立夏这天吃了,便能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。立夏尝新作为一种古老习俗流传至今,不仅是人们热爱生活,向往幸福的一种象征,而且是人们丰富食物、增进健康的一种优良益俗。

《礼记》上也说,立夏后草木还在继续生长,不要毁房舍,不要兴土木,不要征劳役,不要伐大树……这虽是古语,却现时可参。所谓休养生息,正在其时。

## 二

小满是通往成熟的驿站。这时节,麦穗儿灌满了雪白的乳汁,豌豆荚装满了翠绿的珍珠,枇杷树挂满了金黄的喜悦,桑葚果结满了紫色的甜蜜。

此景证明,时令已进入“小满”了。相传小满为蚕神诞辰,蚕是娇贵的“宠物”,很难养活。气温、湿度、桑叶的冷、热、干、湿等均影响蚕的生存。由于蚕难养,古代把蚕视作“天物”,为了祈求养蚕有个好的收成,人们在四月放蚕时节举行祈蚕节。我国农耕文化以“男耕女织”为典型,“小满动三车”即纺车、油车、水车在小满这天也要忙碌起来。又值插秧播谷的农忙季节,宋代杨万里的《插秧歌》“田夫抛秧田妇接,小儿拔秧大儿插,笠是兜鍪蓑是甲……”就是描写的这种场面。

有关小满的释义很多。《群芳谱》上有记载,《孝经纬》里有说法。宋《懒真子录》和《月令·七十二候集解》也是大同小异。惟古籍《二十四节气解》解释的比较全面:“谓之满者,言

# 思念父母

危才军

父母葬在危家梁的半山腰,往梁顶看,父母的坟后,零零星星,还有很多的坟墓。

坐在父母的坟前,看街市上、道路上的人们,来来往往,或疾或徐。世人慌慌张张,皆为碎银几两。这些忙于生活的人们,是今天,是现实。

坐在父母的坟前,看集镇上,占地面积最大的是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,隐约有童声欢唱,书声琅琅,铃声叮当。这些上学的孩子们,是明天,是希望。

我想,父母在时,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,耕田种地,在劳动的间隙,擦擦汗,伸伸腰,看看蒿坪集镇。我的父母当时想的是什么呢?

坐在父母的坟前,上起北沟口,下到鳖盖子,整个蒿坪河川道,尽收眼底。

看蒿坪河水,时急时缓,时宽时窄,蜿蜒呜咽,一路向东。看蒿坪集镇,鳞次栉比,有高楼耸立,也有矮屋相连。

坐在父母的坟前,看蒿坪集镇,其实蒿坪集镇的中心是恒紫公路的蒿坪河大桥,东西方向是上茨坝,下茨坝,南北方向是堰沟河,茨沟。

上茨坝一直延伸到马家院子,北沟口,下茨坝一直延伸到北环路,复青。上下茨坝,白天车水马龙,晚上红灯酒绿,现代都市的商业气息扑面而来,这种繁华的场景,是父母在世时没有见到的。只有老街,沉稳老练,敦厚静笃,如睿智的老者。这里有幼儿园,有中学,人得有家,得有孩子,孩子上学,要接送,你得来。早晚得来。

南边的堰沟河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,那几十年的石炭,大卡车、拖拉机、架子车,甚至是肩挑背扛,运到外地,是重要的经济来源;弄回家里,烧水煮饭,烤火取暖。

我们小孩子,是让父母弄三个碗大的轴承,用轴承当轮子,用横木做车架,再钉上几块木板,做成一辆小车,有小饭桌大小,我们叫它“弹盘车”,弹盘车上装两口口袋,小孩子再坐在石炭上,从堰沟河到街上,一路下坡,弹盘车“哗哗,哗哗”的响声,引来众多小伙伴的羡慕。

能弄来轴承的父母是少数,所以小孩中有弹盘车的很少,我的父母给我弄不来轴承,我没有弹盘车。父母教给我:可以羡慕,但不要嫉妒,嫉妒是无能的表现,还伤己。小孩子哪里懂啥叫“嫉妒”,不懂不要紧,要学父母教,长大了就懂了。

父亲带着我们用架子车拉石炭,拉拢了,还要爬二三百米的山路,父母领着哥哥姐姐用竹篾挑,用背篓背,我用小挎篮背,一回也能背十几斤。把一架子车石炭弄回来,堆在院坝边上,母亲早已蒸好了一吊罐红苕,我们姊妹几个人一人拿一个蒸苕,坐在檐坎上,手上的炭灰还没有完全洗干净,吃完一个,再拿一个。几年过去了,那么好吃的蒸红苕,再也没有吃到过了。

堰沟河的石炭早已经不开采了,但是集镇和集镇周边的家家户户都和堰沟河发生过千丝



卢云龙

# 夏之情

阳气已满,小者将满犹未至极也。”又麦粒将已充足,亦为小满也”。它所说的阳气已满犹未至极,是指“立夏”以后,气温急剧上升,但尚未至高温时期,这是指气候说的。“又麦粒将已成熟”,则是指物候而言。可见,“小满”是既反映物候,又反映气候的一个节令,在每年阳历5月21日前后,太阳位于黄经60度时开始。

在我所了解的小满习俗中,“小满食苦菜”最为深刻。苦菜三月生,六月开花,如小小的野菊漫山遍野都是。其叶子像锯齿,吃在嘴里,苦中带涩。不过再苦,小满之日是必要吃的。如果吃惯了,苦菜也是一盘好菜。李时珍说久食能“安心益气”;也有醉汉用它醒酒,农家孩子被蜂螫了也可用其苦汁涂抹。这苦菜在安康也叫刺叶菜,过去能泡酸浆水,现在已很少见到了。

“小满”的意思是,万物生长稍得盈满,还没有全满。“小满”之后,没有节气叫做“大满”了。最老的史书《尚书》里说:“满招损,谦受益,时乃天道。”

## 三

芒种,是反映物候现象有关作物生长发育的一个节气。每年阳历6月6日前后,太阳到达黄经75度时开始。农谚有“四月芒种不见田,五月芒种刚搭镰”。

芒种有两个意思:一是指有芒的作物,如大麦、小麦已经结籽成熟了。《三礼义宗·仲夏之月》:“言时可以有芒之谷”;《周礼·地官》:“泽草所生,种之芒种”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:“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矣”等书均记此。二是指晚稻、玉米、谷子、糜子等晚秋作物已经到了抢种的时候。农谚“芒种忙种,样样都种,一样不种,秋后囤空”就全面概括了这个意思。

抢收、抢运、抢晒,芒种是一年最忙之时,在我下乡插队的那两年,经历了芒种忙种的收麦与插秧。地里的我们回家吃饭的时间也没有,女知青们轮流做好饭菜,由队上安排专人送到地头,连放忙假的小学生也跟着大人送饭送水,捡拾麦穗。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妇姑荷箬食,童稚携壶浆。相随饷田去,丁壮在南冈。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,但惜夏日长……”。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写的就是这个情形。

麦收之后,坎不及喘口气,我们又立即把麦地耕了,放了水,再修补田坎、水渠,让麦地变成了水田,又要插秧了。芒种忙忙栽,夏至谷怀胎,要赶节令呢。此时的我们进入了夏收、夏种、夏管的三夏大忙季节……

夏天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毅力,因为闷热,便滋生出许多烦躁。意志薄弱的人,爽快地把夏天让位给无聊、懒散、游荡和倦怠。意志坚强的人,却分外珍惜夏天。珍惜夏天的光阴,也就延长了自己的生命。

哦,芒种忙种,一刻也不能松。

## 四

夏至到了,太阳如期赴约,容光焕发地在北回归线上巡

行,出现“日北至,日长至,日影短至”的现象。这一天是北半球白昼最长、黑夜最短的一天。所以古时候又把这一天叫做“北至日”,意思是太阳运行到最北的一天。过了夏至,太阳逐渐向南移动,北半球白昼一天比一天缩短,黑夜一天比一天加长。也是从这一天起,进入了炎热的季节,天地万物在此时生长最旺盛,所以它是反映季节的节令。

“夏至”在每年阳历6月22日前后,太阳位于黄经90度夏至点时开始。秦汉以前,这个节气不叫“夏至”。《尚书·尧典》叫“日永”,《吕氏春秋》称“日长至”。在甲骨文中,已有关于“日至”的记载。直到汉代才叫“夏至”,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,盛夏始至之意。《汉学堂经解》所集崔灵恩《三礼义宗》中写道:“夏至为中者,至有三义:一以明阳气之至极;二以明阴气之始至;三以明日行之北至,故谓之至”。这是古书对“夏至”的解释。

而在文人们的眼里,夏至到了,许多梦想在舒枝展叶,许多祈盼在滴翠溢彩。《礼记》上说,夏至之后,“半夏生,木萋荣。”仲夏盛开的木槿,是一种极美的花,古人常常用它来形容美态的女子。《诗经》上说“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”,舜华就是木槿。可是这花的美丽却是极为短暂,朝开夕落。一如红颜易老,令人痛心。若用木槿的叶子泡了当茶喝呢,人就会放下烦恼,昏昏欲睡。这种反差,令人踟蹰。

古代,夏日冷饮已经极多。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武林旧事》里,记录的砂糖绿豆汤、漉梨浆即梨汁、木瓜汁、卤梅水即酸梅汤、红茶、苦茶、甘豆汤等,均是今天我们常饮的饮料。另外如凉粉、金银花与菊花点汤,如今亦常见。民间还有“结茶缘”之俗,即提供免费茶水,于路边摆设茶壶,茶杯供行人饮用解暑,亦是美俗,如今也还存上。

夏至与冬至,如同棋盘上的黑白子。此消彼长,相反相成。夏历的七月,大火星西行,天气渐渐转凉,阳气一日日减弱,阴气一天天上升。直到冬至,阴气达到极盛了,阳气重又升起,正所谓物极必反,盛极而衰。如此循环往复,推动四季运转,万物生长,生命交替。

世间万物,哪个能跳出这相生相克的“阴阳”二字?月满则亏,水满则溢。心亦如此。

## 五

尽管安康的农谚有“小暑逢庚起伏”“小暑不算热”之说。但近几年来,一到阳历7月7日前后,太阳到达黄经105度时的小暑节气,安康的实际气温则达到了35℃—39℃,已是气象学上的极端最高气温。

《月令·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六月节……暑,热也。就热之中分为大小,月初为小,月中为大,今则热气犹小也”。古书《群芳谱》云“暑气至此尚未极也”。可见小暑是指夏天的暑热程度尚未达到顶点。这些解释,一是适合于全国一部分地区,二是在古代,原始的农耕社会,生态植被没有遭到重创,那时的“小暑”还真是小暑呀。

夏季最热的时间是“夏至”以后的“三伏”天。据明人陈文烛《天中记》,清人陆凤藻《小知录》等书解释:“三伏”是初伏、中伏、末伏。每伏持续10天,个别年份中伏为20天。关于

我又失眠了。黑夜里翻来覆去,睡意全无,妻子有些不耐烦地说道:“明天还是去看看中医调理一下吧。”我应了一句:“没关系,明天回老家一趟就可以了。”妻子听后,轻声说:“咱妈已经走了。”我猛然惊醒,母亲早已离世,回去再也找不到那安睡之处了。

以前,我总觉得心灵感应是虚无缥缈的东西,直到四年前,我才相信:母子之间的牵挂,真能跨越时空彼此感应。那时,我刚担任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,肩上的担子骤然加重。或许是工作头绪纷繁,抑或是自己能力有限,我每天都加班到深夜,回到家后却辗转难眠,几乎整夜失眠。在昏昏沉沉的梦境中,我竟一次次梦见母亲托人带话,让我回老家一趟。到了周末,我匆匆赶回老家,母亲果真早已坐在门口等我。她见到我,眉开眼笑地说:“我就知道你今天会回来。”我故意打趣道:“你是神仙呀?会算?”母亲笑着回应:“我托梦给你了。”听她这么一说,我心里一惊,原来那几夜的梦并非虚幻。

妻子总说,托梦只是巧合,可那次之后,母亲又有几次对我说:“我昨晚给你托梦了。”母亲因驼背严重,加上腰疼,无法久坐,每次我回家,她陪我坐一会儿就躺下休息。我也会顺势躺在她的脚边。奇怪的是,平夜里夜不能寐的我,竟在母亲的脚下酣然入睡。醒来时,母亲总是心疼地看我说:“我儿最近累着了吧?不行就休息一两天。”有一次,我开玩笑说:“那休息的话,你可得给我发工资。”母亲笑着回应:“发就发,只要我儿能休息好就行。”说完,我们母子俩都哈哈大笑。

与母亲交往的人,对她最多的评价就是“踏实”,无论谁她都一视同仁。母亲不识一字,却结交了三位有文化的女干

部,母亲与她们交往三四年后,三位女干部主动提出与母亲结缘为姐妹。母亲起初诚惶诚恐,但她却真诚地说:“我们从我身上感受到了最质朴的善良,咱们的情谊一定会胜过亲姐妹。”果然,母亲与她们的交往延续了四十多年,情同手足。逢年过节,她们像亲姐妹一样走动,直到三位女干部相继离世。我能在母亲脚下睡得那么香,也是因为她在她身边,感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踏实与安宁。

自从在母亲脚下找到了安睡的秘密,我每周周末都会按时回老家。有时中途觉得精神疲惫,也会抽空回去一趟。母亲渐渐习惯了,每次我回家,她都会把床铺得整整齐齐,坐一会儿后便轻声说:“你睡会儿吧。”四年之中,我的失眠就这样在母亲的脚下被治愈了。

母亲走的那天,下午三点左右,胸口突然一阵刺痛,就像被锋利的钩子猛地拽了一下。手机就在这时响起,姐姐带着哭声喊:“小弟,妈不行了!”我疯了一样往老家赶,却还是晚了一步。

推开房门时,屋子里站满了亲友。母亲的脸色苍白中透着安详,像是睡着了。听侄儿说,母亲临终前一直盯着门口,似乎在盼着谁的到来。那一刻,我终于明白:母子连心,是真实真实的。我悲痛难抑,跪在母亲床前,握着她尚有余温的手,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。

如今,母亲走了,我的失眠再次袭来。夜深人静时,我总会想起她那慈祥的面容,想起在她脚边那短暂的安眠。母亲的怀抱,曾是我温暖的港湾;母亲的脚下,曾是我安心的归宿。现在,这一切都成了永远的怀念。

# 母亲

张树进

稠的粥让我们吃,她自己喝稀的。有一回,我半夜饿醒,看见母亲蹲在灶台边,就着微弱的火光啃一块硬邦邦的玉米饼,那是她白天省下来的口粮。我喊了一声“妈”,她赶紧把饼藏进怀里,笑着对我说:“快睡吧,明天还要上学呢。”后来我才知道,她常常饿着肚子干活,却从不在我们面前喊一声苦和累。

母亲脾气很好,从来不打我们,也不和父亲吵架,她总是不天亮就起床喂猪、砍柴、烧火做饭,等我们起床时,灶上已经飘着热腾腾的粥香。傍晚收工回来,她还要挑水、洗衣、缝补,直到深夜才能歇息。她的头发很早就白了,可她却从不在意,总是用一根木簪随意挽起,继续埋头干活。

我们兄弟姐妹六个,一个个长大,一个个离开家出去工作,父亲也走了,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守着老屋。母亲一生勤俭持家,我们给她买的新衣服她都舍不得穿,她生病了也不肯告诉我们,怕耽误我们工作,最好她自己才知道她得了肝病,把她接到城里医院治疗,直到最后医生没法了,让我们带回家,肝硬化经常抽水很疼,可她从来都没吭过一声。

如今,每当我孩子围着我喊“爸爸”时,我总会想起母亲当年的样子,我学着她在冬天给孩子抹猪油防皸裂,学着她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,也学着她在艰难岁月里咬牙坚持的韧劲。我告诉孩子们,她婆是伟大的人,她用一生的辛劳换来了我们的成长,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份恩情。

老屋的灶台早已冷清,每当我回到那里,仿佛还能看见母亲弯腰添柴的背影。烟火熏黑的墙壁上,似乎还残留着她的温度,她从未真正离开我,她活在我的记忆里。

# 港

唐继虎

# 湾